

塘 公 桂

著 新 源 郭



文 學 研 究 會
創 作 叢 書
第 二 集

桂 公 塘

郭 源 新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桂公塘

天地雖寬靡所容！

長淮誰是主人翁？

江南父老還相念，

只欠一帆東海風。

——
文天祥·旅懷

他們是十二個。杜澍，那精悍的中年人，歎了一口氣，如釋重負似的，不擇地的坐了下去。剛坐下，立刻跳了起來，叫道：

「慢着！地上太潮濕。」他的下衣已經沾得溼透了。

疲倦得快要癱化了的幾個人，聽了這叫聲，勉強的掙扎的站着。背靠在土牆上。

一地的濕泥，還雜着一堆堆的牛糞，狗糞。這土圍至少有十丈見方，本是一個牛欄。在

這兵荒馬亂的時候，不知那些牛隻是被兵士們牽去了呢，還是已經避逃到深山裏去，這裏只賸下了空空的一個大牛欄。濕泥裏吐射出很濃厚的腥騷氣。周遭的糞堆，那臭惡的氣味，更陣陣的撲鼻而來。他們站定了時，在靜寂清鮮的夜間，空氣裏，這氣味兒益發重，益發難聞，隨了一陣陣的晚風直沖撲而來。個個人都要嘔吐似的，長袖的袖口連忙緊掩

了鼻孔。

「就歇在這土圍裏，今夜？」

杜澣無可奈何的問道。

「這周圍的幾十里內，不會有一個比這個土圍更機密隱祕的地方。我們以快些走離這危險的地帶爲上策，怎麼敢到民家裏去叩門呢？冷不防，那宅裏住的是韃子兵呢。」那作爲嚮導的本地人余元慶也許又仔細的叮囑道。

十丈見方的一個土圍上面，沒有任何蔽蓋。天色藍得可愛。晶亮的小星點兒，此明彼滅的似在打着燈語。苗條的一彎新月，正走在中天。四圍靜悄悄的，偶然在很遠的東方，似有幾聲犬吠，其聲悽慘的像在哭。

露天的憩息是這幾天便過慣了的，倒沒有什麼。天氣是那末好。沒有一點下雨的徵兆。季春的季候，夜間是不涼不暖。睡在沒有蔽蓋的地方倒不是什麼難堪的事。所難堪的

祇是那一陣陣的腥騷氣，就從立足的地面，蒸騰上來，更有那一陣陣的難堪的糞臭氣濃烈的夾雜在空中，薰衝得人站立不住。

「丞相怎麼能睡呢，在這個齷齪的地方？」杜潯躊躇道；

文丞相，一位文弱的書生，如今是改扮着一個商人，穿着藍布衣袴，腰繫布條，足登草鞋。雖在流離顛沛之中，他的高華的氣度，淵雅的局量，還不會改變。他憂戚，但不失望。他的清秀的中年的臉，好幾天不會洗了，但還是那末光潤。微微的有些愁容；眉際聚集了幾條皺紋；表示他是在深思焦慮。他疲倦得快要躺下；但還勉強的站立着。他的手扶在一個侍從的肩上。足底板是又痠痛，又濕熱；過多的汗水把襪子都浸得濕了。有點怪難受的苦楚。但他不說什麼，他能夠吃苦；他已經歷過千辛萬苦；他還準備着要經歷千百倍於此的苦楚。

他的頭微微的仰向天空。清麗的夜色彷彿使他沈醉。涼颼吹得他疲勞的神色有些

蘇復。——雖然腿的小肚和腳底是仍然的在酸痛。

「我們怎麼好呢？這個地方沒法睡。總得想個法子。至少，丞相得憩息一下！」杜澣熱心地焦急着說道。

文丞相不說什麼；依然的昂首向天。誰也猜不出他是在思索什麼或是在領略這夜天的星空。

「丞相又在想詩句呢，」年輕的金應悄悄的對鄰近他身旁的一個侍從說。

「我們得想個法子！」杜澣又焦急的喚起大家的注意。

嚮導的余元慶說道：「沒有別的法子，只能勉强的打掃出一片干淨土出來再說。」

「那末，大家就動手打掃，」杜澣立刻下命令似的說。

他首先尋到一條樹枝，枝頭綠葉披紛的，當作了掃帚，開始在地上掃括去腥濕的穢

土。

個個人都照他的榜樣做。

「你的泥水濺在我的臉上了！」

「小心點，我的衣服被你的樹枝掃了一下，沾了不少泥漿呢。」大家似乎互相在咆吼，在責罵，然而一團的高興。幾乎把剛才的過分的疲倦忘記了；孩子們似的在打鬧。

不知掃折了多少樹枝，落下了多少的綠葉，他們面前的一片泥地方才顯得干淨些。就是這樣了罷，」杜澍歎了一口氣，放下了他的打掃的工作。不顧一切的首先坐了下去。

一個侍從，打開了文丞相的衣包，取出了一件破衣衫，把牠鋪在地上。

「丞相也該息息了，」他憐惜的說道。

「諸位都坐下了罷，」文丞相藹然和氣的招呼道。

陸陸續續的都圍住了文丞相而坐。他們是十二個。

年輕的金應道：「我覺得有點冷，該生個火才好。」

「剛才走得熱了，倒不覺什麼。現在坐定了下來，倒真覺得有些冷抖抖的了。」杜澍道。

「得生個火，我去找乾樹枝去。」好動的金應說着，便跳了起來。

嚮導，那個瘦削的終年像有深憂似的余元慶，立刻也跳起身來，擋住了金應的去路，嚴峻的說道：「你幹什麼去！要送死便去生火！誰知道附近不埋伏着韃子兵呢？生火招他們來麼？」

金應一肚子的高興，橫被打斷了，咕嘟着嘴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老是韃子兵，韃子兵的嚇虎人老子一個打得他媽的十個！」然而終於仍坐了下去。

「韃子兵不是在午前才出來巡邏的麼？到正午便都歸了隊。夜間是不會來的。」杜澍自己寬慰的說道。

「那也說不定。這裏離瓜州揚子橋不遠。大軍營在那邊，時時有徵調。總得格外小心些好。」瘦削見骨的臉上露出深謀遠慮的神色。

文丞相祇是默默的不響。眼睛還是望着夜天。

鐮刀似的新月已經斜掛在偏西的一方了；東邊的天上略顯得陰闇。有些烏雲在聚集。中天也有幾朵大的雲塊，橫亙在那裏。不知在什麼時候出現的。

晚風漸漸的大了起來。土圍外的樹林在簌簌的微語，在悽楚的呻吟。

沈默了好久。有幾個年輕人打熬不住，已經橫躺在地上熟睡了；呼呼的發出鼾聲來。金應是其一。他呼嚕呼嚕的在打鼾，彷彿忘記了睡在什麼地方。文丞相耿耿的光着雙眼，一點睡意也沒有。他的腿和腳經了好一會的休息，已不怎麼痠楚了。

他低了眼光望望杜潯，那位死生與共，爲了國家，爲了他，而犧牲了一切的義士，杜潯的眼光恰恰也正凝望着他。——杜潯那一刻會把眼光離開了他所敬愛的這位忠貞的大臣呢。

「丞相，」杜潯低聲的喚道：「不躺下息息麼？」他愛惜的提議道。

「杜架閣，不，我閉不上眼，還是坐坐好。你太疲乏了，也該好好的睡一會兒。」

「不，丞相，我也睡不着。」

文丞相從都城裏帶出來的門客們已都逃得干干淨淨了；祇賸下杜架閣是忠心耿耿的自誓不離開他。

他們祇是新的相識。然而這若干日的出生入死患難與共，使得彼此的肺腑都照得雪亮。他們倆幾成了一體。文丞相幾乎沒有一件事不是依靠架閣的。而杜架閣也嘗對丞相吐露其心腑道：

「大事是不可爲的了！吳堅伴食中書，家鉉翁衰老無用，賈餘慶卑鄙無恥；這一批官僚們是絕對的不能擔負得起國家大事的。祇有丞相，你是奮發有爲的。他們妒忌得要死，我們都很明白。所以，特意的設計要把你送到韃子的大營裏去講和。這魔穴得離開，我們該創出一個新的有作爲的局面出來，才抵抗得了那韃子的侵略。這局面的中心人物，非你老不成。我們祇有一腔的熱血，一雙有力的手腕。擁護你，也便是爲國家的復興運動而

努力。」

丞相不好說什麼，他明白這一切。他時刻的在羅致才士俊俠們。他有自己的支子弟兵，訓練得很精銳；可惜糧餉不夠——他是毀家勤王的，——正和杜潯相同。人數不能多。他想先把握住朝廷的實權，然後徐圖展布。徹底的來一次掃蕩澄清的工作。然而那些把國家當作了私家的產業，把國事當作了家事的老官僚們怎肯容他展布一切呢。妒忌使他們盲了目。「寧願送給外賊，不願送給家人。」他們是抱着這樣的不可告人的隱衷的。文天祥拜左丞相的諭旨剛剛下來，他們便設下了一個毒計。

蒙古帥伯顏遣人來邀請宋邦負責的大臣到他軍營裏開談判。

這難題困住了一班的朝士們，議論紛紛的沒有一毫的定見。誰都沒有勇氣去和伯顏談判。家鉉翁是太老了，吳堅是右丞相，政府的重鎮，又多病。也不能去。這難題便落在文天祥的身上。他是剛拜命的左丞相，年剛氣銳，足以當此大任。大家把這使命，這重責，都想

往他身上推。

「誰去最能勝任愉快呢？」吳堅道。

「這是我們做臣子的最好的一個効力於君國的機會，我倒想請命去，祇可惜我是太老了，太老了，沒有用。」家鉉翁喘息的說道，全身喘息在東邊的一張太師椅上。

「國家興亡，在此一舉，非精明強幹，有大勇大謀的不足以當此重任，」賈餘慶獻諛似的說，兩眼老望着文天祥。他是別有心事的；文天祥走了，左丞相的肥缺兒便要順推給他享受了；所以他慫恿得最有力。

朝臣們紛紛的你一言我一語的都互相在推委，其意卻常在「沛公。」

那紛紛營營的青蠅似的聲響，都不足以打動文天祥的心。在他的心裏正有兩個矛盾的觀念在作戰。

他不曾預備着要去。並不是退縮，怕事。他早已是準備着爲國家而犧牲了一切的。但

他恐怕，到了蒙古軍營裏會被扣留。一身不足惜，但此身卻不欲便這樣沒有作用的給糟蹋掉。

當陳宜中爲丞相的時候，伯顏也遣人來要宜中去面講和款。那時天祥在他的幕下，再三的諍諫道：

「相公該爲國家自重。蒙古人不可信。虎狼之區萬不宜入。若有些許差池，國家將何所賴乎？」

宜中相信了他的話，不會去。

如今這重擔是要挑在他自己的身上了，他要爲國家惜此身。他要做的事比這重要得多。他不願便這樣輕忽的犧牲了。他還有千萬件的大事要做。

他明白自己地位的重要，責任的重大。他一去，國家將何所賴乎？杜濬，他的新相識的一位俠士，也極力的阻止他去；勸他不要以身入虎口。杜濬集合了四千個子弟兵，還有一

腔的熱血，要和他合作，同負起救國的責任。也有別的門客們，紛紛擾擾的在發揮種種不同的意見。但他相信，純出於熱情而爲遠大的前途作打算者，只有一個杜澍。

然而，他在右丞相吳堅府裏議事時，看見衆官們的互相推委，看見那種卑鄙齷齪的態度，臨難退縮，見危求脫的那副怯懦的神氣，他不禁覺得有些冒火。他的雙眼如銅鈴似的發着侃侃的懇摯的光亮。他很想大叫道：

「你們這批卑鄙齷齪的懦夫們呀！走開！讓我前去吧！」

然一想到有一個更大的救國的使命在着，便勉強的把那股憤氣倒咽了下去。他板着臉，好久不開口。

但狡猾如狐的賈餘慶，卻老把眼珠子溜到他身上來，慢條斯里的說道：

「要說呢，文丞相去是最足以摧折強虜的銳鋒——不過文丞相是國家的柱石——」

他很想叫道：「不差，假如我不自信有更重要的使命的話，我便去了！」

然終於也把這句不客氣的話強咽了下去。

「文丞相論理是不該冒這大險。不過……國家在危急存亡之候，他老人家……是最適宜於擔着這大任的。」吳堅也吞吞吐吐的應和着說道。

一個醜眉怪目的小人，劉岳他是永遠逢迎着吳堅，賈餘慶之流的老官僚的，擠着眼，怪惹人討厭的尖聲說道：

「文丞相耿耿忠心，天日可鑑；當此大任，必不至貽國家以憂戚。昔者，富鄭公折辱遼寇……」

「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……方張的寇勢，能以一二語折之使退麼？這非有心雄萬夫的勇敢之大臣，比之富鄭公更……」賈餘慶的眼鋒又溜到文天祥的身上，故意的要激動他。

塘 公 桂